

聊风民俗

# 炒豆香飘二月二

□ 张福祿

临近农历二月二，不论是在农贸市场，还是在超市，各种各样的炒豆摆上了柜台，吸引着市民选购，空气中飘着浓浓的炒豆香味。

二月二的炒豆，在我的家乡阳谷县叫“炒蝎子爪”“料豆”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每年二月二前，母亲就会拿出储藏了很久的黄豆，在簸箕里仔细挑拣，洗净晾干，用水泡好，然后放在小铁锅里用慢火炒。直到黄豆在锅里噼里啪啦地响时，母亲便将豆子倒在案板上散热，豆子就会变得酥脆。每当此时，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拿起几粒放在嘴里，虽然被烫得龇牙咧嘴，但还是吃得津津有味。

以前生活艰辛，黄豆算得上是“奢侈品”了，人们吃得更多的还是玉米花。将干净的沙土放在锅里炒热，然后再将玉米粒倒在锅内翻炒，不久后，锅里传出噼里啪啦的响声，飘出玉米特有的香味，玉米花就算炒好了。说是玉米花，其实就是玉米粒崩开了口，即便如此，孩子们还是迫不及待地抓几把装在兜里，然后一蹦一跳地走出家门，给小伙伴们分享，这也是孩子们节日里最快乐的时刻。上学时，孩子们通常抓上几把放在兜里，边走边吃，到了学校则和同学换着吃。在同学手里抓起一个扔在嘴里，同学之间的感情也立时增进了不少。大人们出门时，兜里也少不了炒豆。“来，尝尝。”大家碰到一起，相见哈哈一笑，然后从兜里掏出炒豆一起分享。你家是甜的，我家是咸的，张三家的酥脆，李四家的味道香，大家一边吃一边评价。“麦子浇返青水了吗？”“今年到哪

里发财？”大家嘴里嚼着豆，盘算着一年的打算，交流着自己的想法，乡情融融，成为乡村二月最温馨的时刻。

炒豆，源于这样一个传说。相传，天庭有一条青龙，负责降雨。有一次，玉皇大帝听信下属谗言，下旨三年不向人间降雨，土地寸草不生，许多人在饥饿中死去。青龙心中不忍，偷偷向人间布雨。玉皇大帝知道后大发雷霆，将青龙贬到人间，压于泰山之下，金豆开花方能重返天庭。世人得知青龙为了百姓才遭此难，便聚在一起，千方百计寻找开花的金豆，解救青龙。但是，人们跋山涉水，历尽艰辛也没有找到开花的金豆。后来，人们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将金黄色的大豆粒和玉米粒置于锅釜之中，用大火焖炒，使之爆而成花，并将其串编成团，或悬挂在屋外，或供于灶间，骗过了玉帝派来视察的太白金星与上天言事的“灶神”，青龙才得以昂首升天。这一天恰好是农历二月初二，从此，就留下了“青龙节”这个民间节日，并有了“二月二，龙抬头；大仓满，小仓流”的说法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不断推进，家乡的引金灌区、引黄灌区相继建设，提升了农业灌溉保障能力，水资源管理调度更加方便，全县100余万亩农田实现旱涝保收。如今，人们生活变得更加好了，大豆早已成了日常食品，每到二月二，大街小巷飘满了豆香。不仅如此，蚕豆、花生、青豆、“面蛋蛋”等品类也呈现在人们面前，炒豆的口味也变得更加多样化，如甜、咸、辣等。有时购买的太多，装在瓶里，一放就是几个月，打开吃时还是满口酥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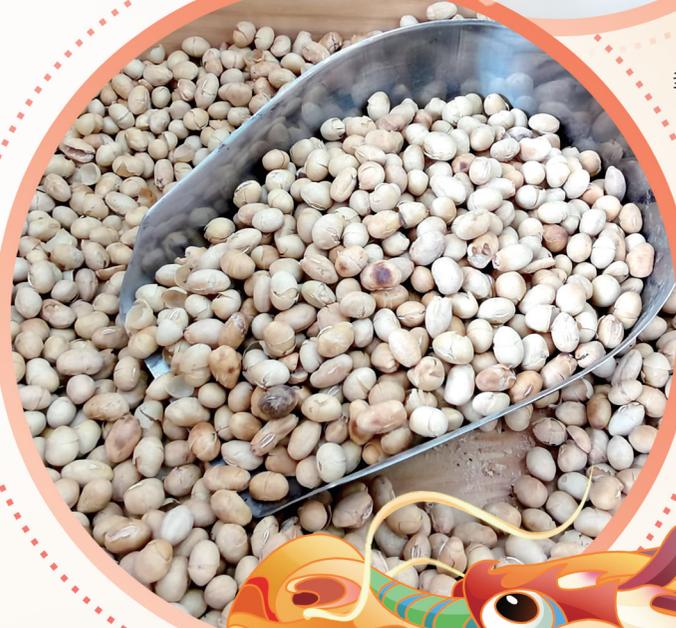
今年的二月二又要到了，商店中各式炒豆开始上架，看着这些炒豆，我心中有一丝失落。屈指算来，我已经

有几十年没有吃到母亲做的炒豆了。虽然从超市里买来的炒豆口感更好，品类较以前丰富了许多，但我还是忘不了母亲做的炒豆和玉米花。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品类繁多的炒豆



炒黄豆



## 口述

□ 孙会昌

中国劳动人民自古就很重视雨水和惊蛰两个节气，雨水过后就是惊蛰。农人们常把惊蛰这个节气视为春耕的开始。

微雨众卉新，一雷惊蛰始。田家几日闲，耕种从此起。此时，我所居住的鲁西地区的冬小麦开始返青生长。“惊蛰不耙地，好比蒸馍走了气”，这时需要及时耙地松土以减少水分蒸发，这是农人防旱保墒的宝贵经验。

若是冬天下了几场大雪，麦子盖几层厚被，或是在“春雨贵如油”的日

## 农具琐忆

子里，下一场透地雨，农人们会省去灌溉保墒助小麦成长的财力、物力和人力。

算来，我家已有二十年没种过地了。那时，半工半农的父亲常说一句话：“看一个农家人的活道如何，只打量一下他们家的农具便可知晓。”不是自吹自擂，那时，我家的农具样样轻便灵巧，非常耐用。

比如，父亲从东阿姚寨集上买回来一个轻巧、钢口好、开刃又锋利的铁锄头后，在家中再挑选一根1.5米长、粗细适中、中间稍弯的干榆木去皮，再把木节上一个个圆圆的、或褐色或黑色的小疤痕削光滑做锄把。父亲说：“锄把1.5米长比较合适，这符合力学原理，用两只手握住中间向上略拱的锄把，一压一抬，两只手起到了杠杆的作用，这样用起来很舒服，如果锄把太短的话，杠杆的作用就发挥不到极

致。”说着，他把锄把稍细稍尖的一端插进锄头铁槽里，端起来试试，锄头不左不右正好，锄把也不拧劲。父亲让我双脚站在平面上的锄头上，他左手扶锄把，右手拿锤子，用力撞击锄把的粗头端，把锄把安装结实后，便用铁钳截断一根长铁钉，把有钉子帽的一截砸入锄头与锄把连接处的小孔中。因它轻巧结实又好使，邻居们也常来借用。

轻巧一些的农具，如耙子、扬锨、锄头、三齿钩、镰刀等，一般是放置在西屋里或立或挂在山墙上。笨重一些的农具，如耩、犁、耘锄等，一般是倒立放在牛棚里的南墙上。光看这些光滑的农具把，就知道父亲下了多少力，干了多少农活。

这些农具当中，我最讨厌耩。家里没养牛之前，都是我和父母、弟弟负责用绳子拉耩，爷爷在后面摇耩播

种。拉耩又沉、又累，还不出活，我老是恨怎么还没到地头儿，这块地怎么还没种完。

我最喜欢的农具是耙子。秋后，杨树叶随风吹落，我挎一个荆条篮子，顺着长满杨树的南北路撿落叶，地上被撿出一道道好看的曲线，杨树叶随之被放入荆条篮子。想想那时，也不单纯是为了家中多积攒些柴火，更多的是为了“好玩”。

如今，再回到老家时，那些曾经使用过的农具大部分已流落到别人手中，家中农具所剩无几。又到了春耕的季节，那些丢失了的农具，留存在我记忆中，越来越清晰。

(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，仅用其音)